

◎ 茶仙卢仝研究

茶仙 卢仝 评鉴

李菊月 著



“一碗喉吻润；两碗破孤闷”，彰显的是茶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功能；“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；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”，彰显的是茶在精神层面的功能；“五碗肌骨清；六碗通仙灵；七碗吃不得也，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，彰显的是茶在灵魂层面的功能。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◎ 茶仙卢仝研究

茶仙卢仝评鉴

李菊月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仙卢仝评鉴 / 李菊月著. — 郑州 : 河南人民出版社, 2016. 11
(茶仙卢仝研究)

ISBN 978 - 7 - 215 - 10206 - 4

I. ①茶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卢仝(约 775 - 835) - 人物研究
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66775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88070)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联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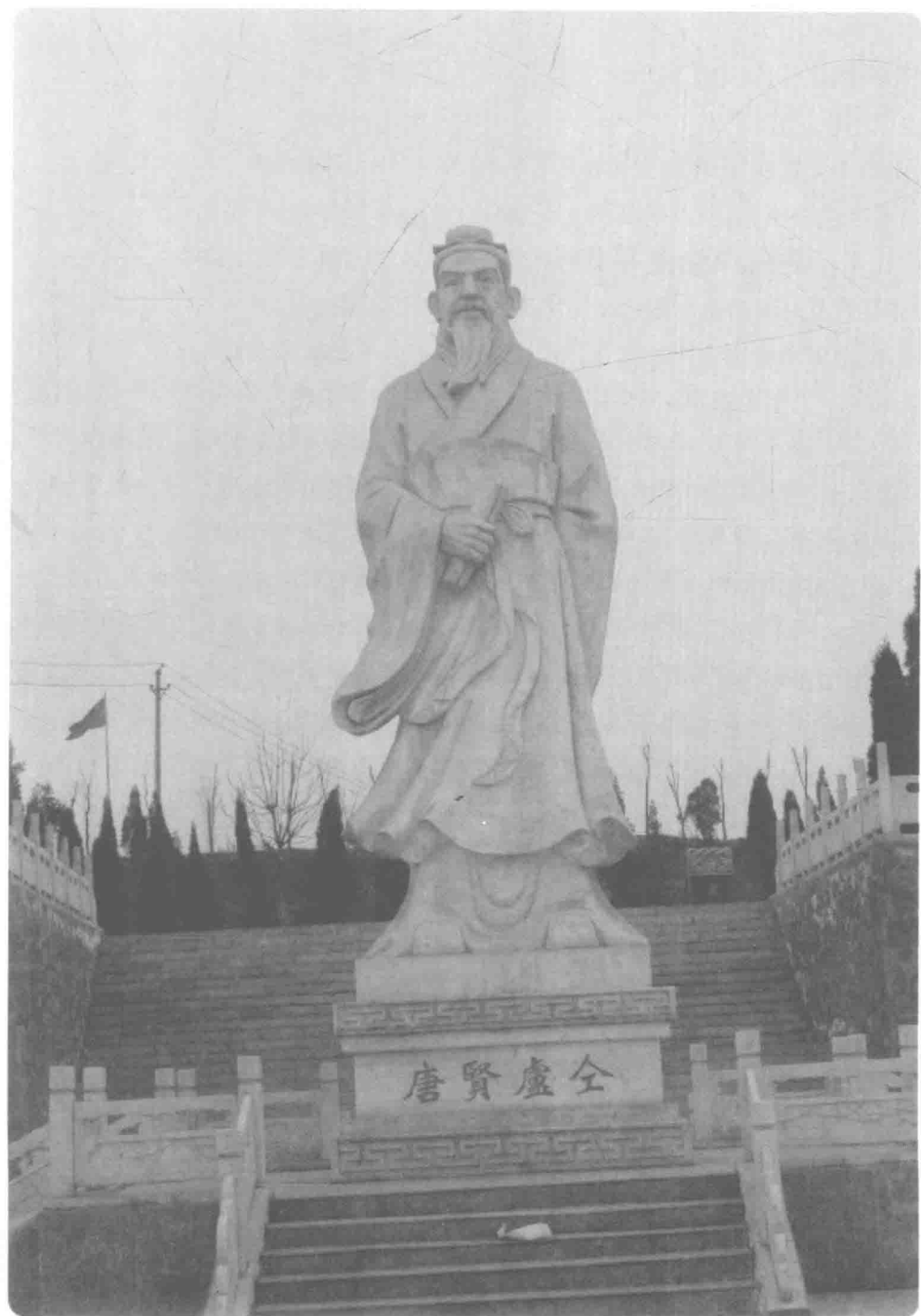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总印张 31.5

总字数 450

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总定价: 168.00 元(共二册)



茶仙卢仝塑像

茶仙卢仝生平简介

卢仝，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年(775)，死于唐文宗太和九年(835)的“甘露之变”。系河南省济源市思礼镇武山村(现思礼村)人。自号玉川子，是谓玉川大地的儿子。祖籍范阳(今北京市的涿州)，是初唐金瓯相(后任东都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)卢从愿的曾孙，祖父卢缵曾任王屋县令，很受人民爱戴。卢仝从小在武山石榴寺读书。二十岁前在扬州帮叔父打理茶叶生意，虽然聪颖好学，饱读诗书，但终生不愿仕进。曾隐居王屋山下花洞前十年之久，其间有《将归山招冰僧》诗“买得一片田，济源花洞前。千里石壁坼，一条流泌泉”。三十岁出头，因为仰慕韩愈和韩孟派诗人，毅然移居洛阳。其间，曾与韩愈及诸生游少室山。在洛阳写出了著名的《月蚀诗》等诗篇，还著述了《春秋摘微》三卷。叔父死后，因为他在洛阳赊买宅院欠债，只好赴扬州卖宅还资。

卢仝在扬州与常州刺史孟简结为好友，孟简曾赠明前阳羨贡茶给卢仝。仝自煎自饮后，写出了人称千古绝唱的《七碗茶歌》，把喝茶养生升华到最高境界，为海内外茶人传唱1000多年，被誉为与茶圣陆羽齐名的“茶仙”。

813年底，卢仝变卖了扬州的薄产，满载两船书籍，返回洛阳。之前，韩愈、张籍已经调任西京，贾岛也到西京。次年孟郊病故，韩孟派诗人不解自散。815年卢仝低调回到济源，在风景秀丽的武山头下的仝庄一带种田、写诗、著书、做茶。这一时期他深研了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喝茶养生理论，借助家乡的天泉泌水，创造了自己独特的“煎茶技艺”。尤其在每年的清明节到来之际，他聚族人、邀朋友，以香茶祭天地、祭祖宗，希冀五谷丰登，茶

业兴盛，天下太平。年复一年，在武山的清明茶宴，形成清明会，至今不衰。

唐文宗大和六年(832)卢仝又约好友高常、严固游览天坛山，在坛隅发现有《造石灯台小碣记》碑，于是就在碑阴刻上“卢仝高常严固至大和五年”的字样。三年后的大和九年十一月，卢仝从济源出发，经洛阳，于二十日到达长安。这次去长安主要是与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榷茶使、好友王涯请命削减茶农的苛刻茶税事宜。第二天在永昌里茶肆，恰逢甘露之祸，宦官仇士良等追杀王涯到永昌里，卢仝亦冤死刀下，时年卢仝刚60岁。族人连夜把尸体运回，埋在武山头下。

卢仝罹难后，家乡的人们为纪念他仍然延续清明会的习俗，1000多年来，天下独有的武山清明会从无间断，人们在祭天地、祭祖宗的同时，特别要用七碗茶汤来祭祀卢仝。“卢仝煎茶技艺”和“清明会”是卢仝留给家乡人民的财产。

卢仝生活在中唐末叶，宦官阉寺弄权于内，藩镇军阀割据于外。农不耕收，财粟殫亡，国家兵连祸结，人民颠沛流离。生活在这种政治形势极为不安环境中的卢仝，以儒者、诗人、社会名流、高人逸士的身份，来往活动于以东都洛阳为中心，北抵河北范阳，南至江淮苏杭的广大地区的士大夫和人民中间，用亢奋激昂、格高崎岖的诗歌作品，讥讽政治，指斥时弊，抒发抱负，被当时的文坛领袖、河南伊韩愈看作是“恃才能深藏而不市”的超逸不羁之才，预期“先生抱才终大用，宰相未许终不仕”，又说：“假如不在陈立列，立言垂范亦足恃。”也就是说，卢仝不是不做官，而是要做就做能制定于民有利政策的大官。反过来说，就是做不了官，凭着他出众的才华，著书立说，也会收到垂范后世的效果。诚然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统治阶级是不会让他做大官的。所以，卢仝一生白衣寒士，且生活穷困潦倒。但是，他忠君爱下的高贵品德始终受世人尊重，因此，后人称他为“唐贤卢仝”。

茶仙卢仝及“七碗茶歌”最早传到日本。卢仝煎茶道在日本盛行是18世纪中叶。日本高僧高游外痴迷卢仝，后放弃他的寺院不要，竟担一

挑竹筒到大街卖卢仝的茶，名为清风茶。这就是日本的煎茶道第一代。日本的煎茶道第六代传人小川后乐先生，1993年第七次带团来到中国，终于在济源市思礼镇武山村寻到了卢仝的故里。当年他写了《济源寻访卢仝故里》一文，刊于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主办的《茶博览》杂志上。他说他实现了日本几代人的梦想，他尊卢仝为日本煎茶道的始祖。他说：“煎茶精神的主干是唐代玉川子卢仝的清风茶，续传入韩国及东南亚诸国。”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一军官带大队人马，进入武山村正欲大肆烧杀，发现了路边的“卢仝故里”石碑，遂鞠躬返回，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。

卢仝的诗歌险怪奇崛，但思想性特强；体裁别致且题材新颖，人称“卢仝体”。有河南学者说：“作为凡人的卢仝，他的人生历程是不幸的；作为诗人的卢仝，他的创作才华是不俗的；研究河南的文化源流，莫忘卢仝；开掘河南的文化资源，莫忘卢仝。”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者说：吾辈愧对卢仝！

作者简介



李菊月，字西圃，女，汉族，1942年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市邵原镇。中共党员，大专学历，讲师职称。

李菊月1962年参加工作，先后在本市高中及市委党校任教。1990年调济源市人大常委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副主任，1998年退休休息。

退休后，她和市里同仁组建了“王屋山古文化学会”并担任副理事长，在济源组织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为宣

传王屋山黄帝祭天和济源的历史文化名人荆浩、卢仝等做了大量工作；2002年她应邀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世界易经大会暨中华传统文化研讨会，撰写的论文《卢仝茶文化溯源》在大会上发言、获奖并在国内发表。2002年底，李菊月倡议组建了“邵州文化教育研究会”并担任副会长。10多年来，她和大家一道出版了30余期《邵州古今》刊物，作为主编之一，出版了《济西风云》《济源邵原创世神话群》等八套丛书。他们的研究成果使济源市获得“中国女娲神话之乡”“邵原创世神话群”“中国女娲研究基地”等称号。

李菊月从20世纪80年代初，开始研究茶仙卢仝和卢仝茶文化。近年担任“茶仙卢仝研究中心”副主任及秘书长职务，写出数十篇论文，分别发表在《茶博览》和《河南日报》及《农业论坛》等报刊，部分文章获省级一、二等奖。参与主编的《茶仙卢仝》一书，受到国内外专家、学者的重视。

李菊月在30年的卢仝及卢仝茶文化研究中，经过亲身考察、认真总结、有机联系，对王屋山下卢仝故里人们从唐以来的煎茶、饮茶习俗做出了详

尽的论述和亲自示范,并提出了保护措施和传承计划。2011年卢仝故里思礼镇的“卢仝煎茶技艺”被河南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2013年1月河南省文化厅命名李菊月为“卢仝煎茶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。

目前,李菊月在“济源市卢仝茶文化研究中心”平台上,除完成《茶仙卢仝评鉴》(含“图说卢仝”)书稿外,还和同仁们同时完成了《茶仙卢仝诗作赏析》一书的编写工作。

总 序

向海内外推广卢仝茶文化正当其时

李军星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香港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在京举办2016首场茶聚。参加两会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茶界精英、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下，借助香港地域优势，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，并围绕中国茶文化、茶产业发展中的热点、焦点，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议案和提案。

香港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，近年来大力向海内外推广茶文化，并与孔子学院合作，专门编写了《体验中国茶文化》教材。协会荣誉会长、第九、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表示，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如今正是全世界主动渴求了解中华文化之时，我们能把中国所特有的茶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，受益者将不单是中国，而是世界。他希望香港与内地携手，共同将茶文化推广到海外。

两会茶聚传茶声，仙乡服膺契共鸣。我们茶仙卢仝故里济源市，近些年在历届市委、政府的大力倡导支持下，有组织、有系统地投入对卢仝茶文化的发掘、整理、研究、推广和普及工程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施行的这项文化工程，与两会茶聚议题，犹如丹青共绘，笔墨经营，异彩同工！

茶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优秀文化。茶仙卢仝与茶圣陆羽，同为布衣寒士，就象这个“茶”字，人生草木之中。但他们对中国茶文化的建树，却是横空出世，形成两座巔

峰。可以说,在“茶为国饮”的中华文化领域,他们创立的茶文化,既是巨子文化,更是平民文化。千百年来,国人对茶文化的感知体悟日益丰富,越发深刻,使得茶的文化意蕴犹如日月之光,普照千秋,普惠民众。当今时代,政治清明,经济繁荣,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愈加强烈,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茶的浸润和茶文化的滋养。

丰子恺曾把人的生活分为“物质、精神、灵魂”三个层面。对应卢仝经典诗作《七碗茶歌》,其文化意涵恰在三个生活层面层层彰显、层层覆盖。“一碗喉吻润;两碗破孤闷”,彰显的是茶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功能;“三碗搜枯肠,唯有文字五千卷;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”,彰显的是茶在精神层面的功能;“五碗肌骨清;六碗通仙灵;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,彰显的是茶在灵魂层面的功能。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、“琴棋书画诗酒茶”,不论雅俗,皆有茶在其中。茶的文化功能,全面覆盖了人的生活层面,尤其在当今时代。

我们济源市卢仝茶文化研究中心撰写的《茶仙卢仝文化研究》丛书,今年已有两部书稿交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其一为《茶仙卢仝评鉴》,其二为《茶仙卢仝诗作赏析》。著名作家李继槐先生和资深教授高天星先生,在为两部书稿所作的序言中,分别从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、文学价值诸方面,给予了较高的分析和评价。这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鞭策和鼓舞。我们将把卢仝茶文化的学习、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,不断推出新的成果,努力将茶仙卢仝的茶艺茶道推广普及开来,使之成为今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体验。

“向海内外推广卢仝茶文化正当其时”,这是卢仝故里从党委、政府到广大民众的共同心声,不是空穴来风,不是一厢情愿。进入21世纪以来,全新的经济常态引发我国茶界的普遍欢呼:“21世纪将是中国茶的世纪!”中国是产茶大国,茶叶的国际销量正在逐年增加。随着茶文化的大力推广,中国茶带给世界的,必定是人的生活在于“物质、精神、灵魂”三大层面的共同分享!

我们坚信,将“茶为国饮”推广为“茶为世饮”的普世愿景,当如卢仝《七碗茶歌》的绝妙吟唱:“两腋习习清风生!”

(作者系济源市人大常委会主任)

2016年9月

序 一

王屋山中觅仙人

李继槐

自古以来，被人们千古传颂的被称为玉川的济源，不仅以山川形胜闻名于世，而且人才辈出，一则不足百字的《愚公移山》寓言故事，一经毛泽东的金口振臂一呼，竟成为全中国各族人民力量与意志的化身；春秋战国以来义士、将军、政治家、科学家、文学家、医学家、作家、诗人、出版家、教授、学者等，更是在这里层出不穷，而能够被人们传颂千年而不衰的仙人，却只有茶仙卢仝了。而我的老同学菊月先生，就堪称王屋山中寻寻觅觅，矢志不渝三十年的觅仙人，这是我拜读了她的《茶仙卢仝评鉴》后得出的结论。

卢仝是距今已1200年的唐代诗人，是生于斯长于斯，并在九里沟中花洞结庐耕读的草根诗人，他以荡气回肠的《七碗茶歌》而声名远播海内外。而我的老同学要寻觅的正是这样一位遥不可及的仙人。

鉴于卢仝一生布衣，不被官家重视，作为诗人，其怪异的诗风不入韩孟派主流；作为茶仙，生在茶圣陆羽之后，时人重陆不重卢；特别是又死于“甘露”非命，人们心服而口不敢传……尽管诗作很多，而留下的却很少，尤其在唐，没有人为他写传，没有人为他的诗集写序，收藏他作品的人更少，可见追寻之不易。

但老同学没有知难而退，她从1983年开始，刨根问底寻找“卢仝故里”碑、“玉川凝祥”寨门石匾、卢仝墓、卢仝泉、卢仝泉石、卢仝别墅、济源花洞、仝庄、流泌泉、仙鹤、松

树、猕猴等遗迹；走访卢仝故里老人，卢氏宗亲，收集整理卢仝的轶闻、逸事。踩着卢仝的脚印从济源到洛阳，从巩义到少室山，从扬州到常州，从范阳到长安，寻觅卢仝的活动轨迹；她还从市、省、国家图书馆，院校图书馆，查找有关唐代的辞书、文献、资料，特别是从研究卢仝的先辈和老师们的著作中，如沙中拣金一样，一粒粒拾来可用资料而珍藏；她考察卢氏多地谱牒，找出济源玉川卢氏源流及传承；从卢仝诗作的字里行间、从他的表象和内心世界寻找他的本质及精神；她从卢仝与儒、与佛、与道界人士的交流活动中，了解唐朝中晚期儒、释、道三教的发展状况，包括韩愈的古文运动等对卢仝的思想的影响。为此，她带着病痛七上茶山，跑遍了王屋的山山水水，不仅发掘整理古代济源的种茶历史，还发现了老茶树、建起了新茶园。正如高天星教授所说：“她把散落在王屋山乡野的文化珍珠拾起来，拂去其身上的历史风尘，让这些文化珍珠放出璀璨光华，让人们认识之、珍爱之、呵护之；使这些被遗忘的文化成为济源文化的宝贵资源。菊月功德于济源文化的抢救与保护精神，令我们敬佩。”

菊月在三十年的卢仝及卢仝茶文化研究中，亲身调查考察、认真总结研究，对卢仝故里人们从唐以来的煎茶、饮茶习俗做出了详尽的论述和亲自示范，并提出了保护措施和传承计划。2011年卢仝故里思礼镇的“卢仝煎茶技艺”，被河南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2013年1月河南省文化厅命名李菊月为“卢仝煎茶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。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。

作为此书的最早读者之一，我对作者矢志不移三十年的求索精神深为感动，对她严谨细密的治学精神更是佩服之至。本书的第一章中讲到的对于卢仝生卒年月的考证，就是我这个一贯的马大哈无法做到的。她在前二十年的研究中都是依据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中对卢仝的生卒年月(795—835?)这款词条加以引用的，也就是说卢仝生于公元795年，是否死于835年还不一定，直到研究不下去，才重新考证。后经查阅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《辞海》第202页、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唐诗百科大辞典》(1990年)版第1370页的卢仝探索与推理，写出《茶仙卢仝生卒年考》，并基本认定775—835为其生卒年月，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画上一个句号，也为这本书以编年顺序的方式来研究卢仝思想脉络、社会背景及诗作奠定了基础。

在以后的各章中，菊月先生又对卢仝各个时期的社会交往，诸多诗作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和注释，应该说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研究卢仝茶诗的专著，也是研究唐代的社会状况和宗教文化思想不可多得的材料。她的某些见解也是独到的，具有很高的学术

价值。如今老同学把这样一部用三十年心血凝成的沉甸甸的巨著，交给我作序，我倍感亲切与凝重。

“茶亦醉人何必酒，书能香我不须花”，现在，我将这副对联送给我的老同学、老朋友，愿她在艰辛的成功中暂作小憩，品一杯自酿的茶酒，闻一闻那浓郁的书香，也能飘飘欲仙呢……

是为序。

2015年中秋于海口

（李继槐：海南省委宣传部编审、省政协历届委员联谊会委员、华晖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、中国国际作家联合会会员、享海南省政府高层次人才相关待遇。）

序 二

卢全的仙魂、仙气、仙态

辛立洲

一、缘由

为筹备今年9月在河南省济源市召开的“第二届古天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暨王屋山古文化国际研讨会”，相约与紫金山天文台张和祺台长，并徐振韬、赵定理二位教授于7月27日齐聚济源，与当地市委、市政府有关的各层领导，共商研讨会诸事。我与济源相交，得于与济源市我相识的学术界朋友周吉善先生的荐引。这几年多次到济源，结识不少朋友，自许为济源故交。这次工作会议期间，无愧“卢全专家”的济源市人大原副秘书长李菊月女士，将她的新作《茶仙卢全评鉴》的书稿复印件交给了我，邀为作序。虽然在与济源相交之前，我真的没有注意过卢全，我也真的不习茶道，对于“茶文化”实属外行，但对于旧友的诚意，我无法推辞，惟欣然受命是取。

二、坦白

这实际上是外行为内行专著作序。怎么写呢？唯一的办法，是从头学起，力求学懂。我学习的办法，就是认真地读，读懂《茶仙卢全评鉴》，读懂卢全这个“仙”；在这个基础上，再缘我所学所知所会，写些个人感受。

这么短的时间，完成上述工作，实在紧迫，加上本人学识、才力有限，所写恐为李菊月女士失望，为读者拾笑。但，我还是要写。

三、茶仙卢全的“仙”

为什么呢？就李菊月所集材料，即这本《茶仙卢全评鉴》中的内容，还有李菊月所收集《卢全诗歌论编》，自返津的火车上就抓紧读，粗读一遍，回到家又反复读，边作些随想杂记，渐渐形成一个想法：写一写卢全的“仙”吧，算是对卢全研究工作的一种补充。

1. “茶仙”的来历

最主要的根据，是卢全的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这首诗里边被后人称“七碗茶歌”的那几句令饮茶人飘飘欲仙的诗文：

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

喝茶的人许许多多，即使是孟谏议送来的珍贵的新茶，喝到的人少些，但至少孟在自家也喝。为什么独卢全有如此之感？从诗文看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“日高丈五睡正浓，军将打门惊周公。口云谏议送书信，白绢斜封三道印；开缄如见谏议面，手阅月团三百片。闻道新年入山里，蛰虫惊动春风起；天子须尝阳羡茶，百花未敢先花；仁风暗结珠蓓蕾，先春抽出黄金芽；摘鲜焙芳旋封裹，至精至好且不奢；至尊至余合五公，何事便到山人家。”概言曰：好友将王公贵族家可尝到的新茶（从诗句看约是雨前茶），差军士专送到家，心情之激动，可想象而得知。二是在这样的情绪中独煎独饮：“柴门反关无俗客，纱帽笼头自煎吃。碧云引风吹不断，白花浮光凝碗面。”未喝茶就已被煎茶过程中的茶香（“碧云”为其喻词）熏得醉入茶里；待煎毕，见到黑瓷碗面的白花（浮于茶水面的白沫），则更神往其间了。总之，卢全对茶，如痴如醉。无此，岂能饮茶而“通仙灵”，甚至“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”！这是第一。

第二，卢全对茶的这种“仙”觉，被空传开来，并扬名于海外，当属生活在日本江户时代中期，即1603至1867年中期的“卖茶翁”（日本龙津寺僧人柴山元昭，后称高游外）。他的卖茶活动，把卢全的“仙”气在日本传开。如日本小川后乐先生在《玉川子卢全其人》中所写：“卖茶翁的煎茶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茶，也不是开拓了舍弃一切名利荣誉、一心投身求道世界、有着严格内容的常人难以接近的境界的茶。钱筒上还刻着：

“煎茶日日松风起，醒觉人间仙路通。要识卢仝真妙者，倾囊先入此钱筒。”

“每天煮水煎茶，让大家在每日的生活之中领悟有通向仙人居住的理想之乡的路，若要知道卢仝茶的真正境界，那请把钱袋里的钱全放在这个钱筒里。里面说出了卢仝的名字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卖茶翁的煎茶不单单是为‘口腹享受’的买卖。”

依上述事实，诸君再细读书中所辑李菊月《卢仝故里友人来》、日本小川后乐《济源寻访卢仝故里》，今日重读“茶仙”，仿佛又是一次“出口转内销”：本生于中国的卢仝及其仙气，传经日本，于本世纪末，由日本煎茶道寻根，而于生国再起。认识这一点，不无教益。

2.“仙”在何处

因手头关于卢仝的资料不全，又来不及去寻查，仅以唐诗中所收卢仝的诗为据，所得认识，与卢仝思想本貌相比，恐有失真。若如此，容后补正。

我读卢仝诗，反复体味，觉得他的“仙”味，在于他诗全流出来一种对现实的超越精神。这种精神，除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外，不论在表达他尽忠爱国的《月蚀诗》（《全唐诗》卷387）中，还是在其他即时即情即景而发的诗中，都有表现，如《自咏三首》《新蝉》《秋梦行》《叹昨日三首》《直钩吟》《杂兴》《将归山招冰僧》《寄赠含曦上人》《出山作》《赠稚禅师》《送好约法师归江南》《山中》等。卢仝诗中对现实的超越，是一种精神超越，是对现实中个人苦楚、社会不平、国家危难的责任和理想的抒发，以求得精神（情感）的解脱。

仙魂

卢仝一生，爱国爱民，却无力改变现实中的苦难与不平，于是借物畅想抒怀。这是他的超脱精神的主流。如《月蚀诗》中，借当时发生的月蚀这一自然现象，畅想开去，当月全蚀时，担心天狗不再吐出月亮致天下黑如抹漆，“玉川子涕泪下”，而顿对于誓：

心祷再拜额榻沙土中，地上虬虱臣仝告诉帝天皇。臣心有铁一寸，可剗妖魔痴肠。上天不为臣之立梯磴，臣血肉身，无由飞上天，扬天光。封词付与小心风，飏排闥阖入紫宫。密迩玉几前擘帙，奏上臣仝顽愚胸。敢死横干天，代天谋其长。（待月出，玉川子笑）愿天完两目，照下万方土，万古更不瞽，万万古，更不瞽，照万古。